那些年，那些事

NAXIENIAN NAXIESHI

张学兵 著

上海辞书出版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那些年，那些事

NAXIENIAN NAXIESHI

张学兵 著

上海辞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那些年,那些事/张学兵著.—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9
ISBN 978-7-5326-5373-7

Ⅰ.①那… Ⅱ.①张… Ⅲ.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Ⅳ.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118511 号

那些年,那些事

张学兵 著

责任编辑 刘寅春
装帧设计 杨钟玮

出版发行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辞书出版社(www.cishu.com.cn)
地　　址 上海市陕西北路 457 号(邮编 200040)
印　　刷 上海中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　　张 9.5
字　　数 179 000
版　　次 2019 年 8 月第 1 版 201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26-5373-7/I·439
定　　价 60.00 元

本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电话:021-69213456

序章

黄浦区，上海无可争议的中心城区。 这里既有繁华的霓虹广厦，又有质朴的平民里弄，踏足这里的大街小巷，都能感觉到浓郁的人间烟火气，这气息让人时时感到一种来自生活的感动。

我孩提时代时，黄浦区那简直就是上海的代称。 其实它的中心地位无非是因为有代表上海开埠的外滩，有号称“十里洋场”的南京路。 在黄浦生活的人自以为是上海人中的上海人。在不算太久远的 20 世纪 70 年代初，东面过了黄浦江，西面出了徐家汇，北面的中山北路以外，住在那里的上海人也常常会用上海本地方言唠白道，昨天去上海买“物事”去了，他们心里的上海城就是老黄浦、老卢湾、老南市、老静安一带。

黄浦区的居民自诩为“上只角”的人，言下之意其他地方就是“下只角”。 现在黄浦并了南市，又并了卢湾，老黄浦的人不无骄傲地自称是“黄浦一期生”，南市区的则成了“黄浦二期生”。 而卢湾的居民不会自诩为“黄浦三期生”，因为卢湾的历史人文足以让卢湾的居民以老卢湾为傲。

老黄浦的文化底色毕竟是从“十里洋场”里浸淫出来的，中

西交融的气质总能从一条条弄堂里和一座座老建筑里透出来。东西向的大马路(南京路)、二马路(九江路)、三马路(汉口路)、四马路(福州路)、五马路(广东路)、六马路(北海路)等依次从北向南排列，形成了中心区的纬线；南北向的四川路、江西路、河南路、山东路、山西路、福建路、湖北路、浙江路、广西路、云南路、西藏路等从东向西排列，依次形成了中心区的经线。 纬线南端就是洋泾浜，今天的延安东路，经线的东端就是外滩，今天的中山东路。 经纬相交，纵横交错形成的这种街坊格局，既便于车行通达，又便于人流回旋，就在这城市阡陌之中，每天演绎着大都市的风云际会，又积淀着老上海人挥之不去、难舍难分的陈年往事，它袅袅不绝地飘忽在已然蒙尘的陈旧记忆里，而那些记忆虽然日渐衰落，却依然影响着我们的生活习惯和行为方式。

其实，城市无论如何变迁，它总是活在我们的身上。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目　录

序章 001

第一章　永远的会乐里

之一　那些年，我们玩过的游戏 …… 009

之二　那些年，弄堂里的冬寒夏暑 …… 032

之三　那些年，弄堂里见识的人情世故 …… 047

之四　那些年，我们看过的电影 …… 053

之五　那些年，弄堂里的乒乓球 …… 059

之六　那些年，弄堂里练车技 …… 063

之七　那些年，弄堂里的吹拉弹唱 …… 067

之八　那些年，我们的零食 …… 072

之九　那些年，上海人的点心 …… 079

之十　那些年，上海人的“园” …… 087

之十一　那些年，上海人的“讲究” …… 095

之十二　那些年，上海人的“巧” …… 100

之十三　那些年，上海人的“轧闹猛” …… 105
之十四　那些年，上海人的“拎得清” …… 110
之十五　那些年，上海人的“借一借”和“让一让” … 114
之十六　那些年，“便宜没好货” …… 120

第二章　往事钩沉：西藏路和福州路

之一　回眸西藏路 …… 128
之二　追忆福州路 …… 139

第三章　摇啊摇，摇到外婆桥

外公的“做人家” …… 161
外公的“根牢果实” …… 167
外公的助人为乐 …… 170
外公的精神生活 …… 172
外公的人生告别 …… 175
活在当下的率性外婆 …… 179

第四章　天真烂漫出少年

从小毛头到上学堂 …… 196
童年里的“叽叽复叽叽” …… 203
经“文革”洗礼的少年时代 …… 207

小学时的学工劳动 …… 217
“文革”中的中学时代 …… 227

第五章　初出茅庐

感受红双喜品牌的荣誉 …… 246
短暂的学徒岁月 …… 251
我在工厂做后勤 …… 255
难忘的杨书记和杨厂长 …… 266
“三位一体”的政工经历 …… 270
徐汇业大的点滴 …… 275
在文教用品公司的岁月里 …… 281

后记 …… 292

第一章

永远的会乐里

老式弄堂为我染上生活的底色



第一章　永远的会乐里 / 003

每当我路过西藏路福州路路口的来福士广场，心中总会泛起一种无可名状的情绪。仅仅进去一次，也是为了感觉一下曾经的心理方位。这样的商场在繁华的都市里可谓多矣，不同的是，这栋与上海鳞次栉比的商务楼并无二致的钢筋水泥建筑占据的土地上，沉淀着我的儿时记忆。

此前，这里是旧式里弄中小有名气的会乐里。据史料载，1904年，浙江南浔富商刘景德买下了这个地块，建成老式里弄，取名会乐里。到1924年又改建成新式里弄，主弄左右各有4条横弄，弄门为简式牌坊，上写东一弄，西一弄等支弄名。此时的会乐里共有28幢楼房，均为新式石库门住宅。弄口设在福州路，号牌为福州路726弄。会乐里的出名，并非是因其地段，而是因为在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这里是旧上海名噪一时的妓院区，所谓“长三堂子”。解放后，妓院被封闭，这条弄堂改邪归正，大批市民搬迁进会乐里。20世纪末、21世纪初，旧区改造的铲车把会乐里从物质形态上消灭了，从此，会乐里彻底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中了。

然而，往昔的记忆常常会像幽魂般冒出来找寻寄托之所，场所既不复存，幽魂便无所依。这大概就是城市人所谓的乡愁罢。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路过来福士广场，只要有时间，我就想在云南路、汉口路、福州路、西藏路合围的这片区域里走一走，脚步丈量中，找寻着童趣和自己孩提时的身影。 在摩肩接踵、各种乡音杂陈的人流中，我常有一种“过来人”的心情，欲知前面路，要问过来人。我多么期望路人中突然冒出一个“发小”来，一声招呼打过来，该有多么亲切！ 然而，没有。 这片老土地上的人基本上都搬迁到了四面八方。 物是人非的感慨是上了点年纪的人独有的，何况现实是物非人非，这块故土改得很彻底，物理意义上、文化意义上都旧貌变新颜了，撞入眼帘的只是旅游者和购物者的面容，耳边听见的则是大量带着乡音的普通话。 惟有记忆还存留着，却也只是在故人的心中，且都在老去。

有两次，我呆立在云南路上来福士广场地下车库的进出口边，心中的 GPS 反复印证，那正是会乐里东三弄的云南路出口位置。 弄口是一个皮匠摊，两三步开外有一位瘦骨嶙峋的老者摆着一个小人书摊，弄口还有一只七个小炉口、供弄堂居民热菜热饭煮牛奶什么的七星炉，当炉火熄灭后，我们一些小顽童就在炉灶上跳上跳下耍着玩。

这七星炉下是我儿时的惊心之地，因为在那里我磕掉了半颗门牙。 那是一年的夏天，我拖着木拖板，七哩括珞地走过这里，要到弄口的老虎灶里泡壶热水，不料脚在地上绊了一下，一个前扑，眼看要摔倒，情急之下，我下意识地把手里的竹壳热水瓶抬

高，不让它磕地，但是我的前胸和胳膊肘重重地撞在了水泥地上。 我迅速地爬起来，庆幸水瓶完好无损，自己没摔伤。 可是，嘴里怎么会有麻木感？ 伸手在嘴上一摸，才发现门牙少了半颗，急忙低头寻找，捡得半颗残牙，不声不响地捏在手心里，可怜兮兮地回家。 外公外婆不相信摔跤能把门牙磕掉，遍访目击者探问其详。 不料这一问，问出了一个令我难以抗辩的结果，有亲眼目睹者不知凭着什么记忆，逻辑推理出一个合理场景，振振有词地说我是从七星炉上跳下来，然后脚一崴摔在地上所致，而两位老人则对外人的说法笃信不疑，全然忘记了我是奉命去泡水的，手拿热水瓶站到七星炉上往下跳，情理上说不通啊——如果有人八卦一下，说我拿着一顶伞站到高处往下跳，倒还有点合乎逻辑。 但在众口一词之下，我这个亲历者竟然一时也怀疑自己是否当时摔懵了，记不得事实了……

门牙摔断半颗，虽然出血不多，但牙神经外露带来的酸疼感难以忍受，只能在屋里厢大人的带领下到医院里把牙神经抽去。这种手术现在大家都知道叫“根管治疗”，以前我们都直白白地称之为“抽牙神经”。 当年的牙科手术较之现在略显粗放，上了麻药后我只能从医生那戴着乳胶手套的手指间里看到有一根细细的、形如狼牙棒状的器物在已经凿开的断牙洞里捅进捅出——可能是清除牙神经，然后用填充剂把牙洞填满。 完事后，医生交代说，这半颗牙留着，以后可以套接假牙。 估计那时还流行镶金

牙，医生为我留下了牙桩。

会乐里东三弄过去是弄堂居民的主要进出之地之一，我每天从这里出门，上小学步行七八分钟，去中学步行二十分钟。 现在是商场车库的出口。 我知道规划里有时也讲一些风水的门道，这位置兴许就是风水学上认定的“出路”，这是会乐里给现代建筑留下的遗迹吗？情感让我如此认定，尽管理智告诉我这很可能是牵强附会的。

会乐里不存在了，在上海历史档案中只留下了一个可以被人说长道短的旧名号。 在拆除前，我拿着一部小型摄像机进入到已衰微破败、事过境迁的会乐里。 如时光倒流，情景穿越，熟悉的生活场面又重现眼前。 弄堂还是那么粗糙，生活还是如此真实。 只是孩提时代眼中的大弄堂感觉小了，横弄堂显得窄了，业已搬迁过半的弄堂，已少了往日的活气。 偶遇的老邻居看着我，似曾相识的迟疑、揣测让我莫名惶恐，全然是流光容易把人抛的光景，目光在相互流连中碰上了又错开，欲认还休的无奈袭上心头。 我匆匆地拍下东三弄的门楣，在 18 号的黑漆大门外拍下了自家天井内的杂乱，拍下了熟悉而又陌生的总弄堂概貌，最后，站在“对马路”，即三元坊的弄口，镜头对着福州路 726 弄会乐里的牌坊，历历往事泛上心头。 我曾经在信封的下部反复写过的地址将不复存在了。 惆怅的思绪中，我脑海里跳出了六个字：“永远的会乐里”，以此为我摄制的短集命名，聊以自慰而已。





两张图位于同一地点。前者是会乐里东三弄的云南路出口，弄口是能传呼到弄内各家各户的公共电话间。后者是来福士广场的地下车库出口。此地的前世今生都是出口，是否有风水意义?



会乐里的门楣。当年的门牌号是福州路 726 弄。

之一　那些年，我们玩过的游戏

会乐里的地理位置是优越的，总弄堂口就在福州路，人民广场近在咫尺。在“文革”中，青少年中流行的“切口”——暗语，将人民广场称为“七十二盏灯”。那时的广场里，一根根石柱擎起的类似宫灯一样的照明灯大概是有 72 盏吧。石柱基座是石砌的大圆盘，敦实且漂亮。圆盘的缘口有两层，底下那层可供人歇脚、坐着晒太阳或乘凉，小孩子则在上面那层攀上爬下闹着玩。在我们会乐里的圈子里，人民广场就等同于人民大道，那时候我们小伙伴吆喝着到“大道”里白相，踢球、练自行车，甚至约架。那些打群架的进了派出所，就说进“老派”了；从派出所放出来，就说出“老派”了。进出“老派”次数多的，自然就成了孩子王，人称“一只鼎”。

最令人期盼的当然是十月一号晚上放焰火。烟火在人民广场毗邻的人民公园发射，坐在弄堂里的石库门前看焰火赛过电影院里的一排一座。那是会乐里居民骄傲的时刻，因为亲戚朋友会在道路交通管制前早早赶来，蹭在左邻右里的竹榻、藤椅、长凳、小方凳、小矮凳上看焰火，享受“上只角”人的独门荣耀。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